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

曲禮上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此言人臣敬君命之禮也人臣不可稱主人稱主人者對使者為文也凡為君使者已受君之命即當出

舍於郊而勿使君言之宿於家或君有所詔問於臣則當君言之至主人必出門以拜君言之辱臨使者歸而復命又必拜送於門外若臣有事而遣使請命於君所則於其往也必朝服而遣之於使者之反又必下堂而受命若此者皆所以敬君命也案人君操治世之柄命令之發如雷霆然臣下敬謹若是則發號施令之宜罔有不臧也又可知矣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此言君子自修之實也學以知行為要如博聞強識而又能欿然退讓敦厚其力於善行而又能久而勿怠則知日進於明而行日進於誠内外交修所以成德者備矣其不謂之君子乎案曲禮所記威儀文物之事詳矣無文不行而無本不立學禮者亦勉為君子而可與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此言君子全交之道也鄭注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

物夫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也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愛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使彼此之情常有餘而可以相繼正所以全其交道也蓋事理惡其太盡盡歡竭忠則應之者窮而不能久而不厭矣是以君子不為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此言敬尸之禮也王父即祖也為君尸者君所筮以為尸者也古禮經之語有云君子平日抱孫不抱子此言孫與王父昭穆同可以為尸子與父昭穆異不可以為尸故也將祭而齊致齊於家散齊猶可行道若士大夫於道而遇君之所筮為尸者則必下車以致敬君或不能識有以告者而君知之則亦自下車以致敬尸於是時必俯憑乎式其乘也必以几尊者慎也案孔疏謂几在式上恐式上非置几地據昏禮

婦乘以几賈公彦謂登車時也將上車踐以登若王后則履石若尸乘以几之類

齊者不樂不弔

此言謹齊之禮也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以致精明之德也故不樂不弔蓋不以哀樂貳其心也方氏慤曰致齊將以致祭也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也案齊主於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若有所哀樂則心已

他適矣豈所謂致一以交於神明者乎

居喪之禮毁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

此通言居喪之禮也門隧門之中道也人子居喪雖哀痛至極而不容以滅性故毁瘠不使形體之露視聽不使精氣之衰恐以死傷生而至於過也升降不

由阼階不忍歴親之位也出入不當門隧不忍踐親之迹也居喪不整容故不沐浴不甘味故不進酒肉然頭有創身有瘍沐浴可也有疾飲酒食肉可也疾止復初仍不食也人或有篤於禮而忘其生致疾甚疑死而不勝喪則下不足以傳後而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而比於不孝故五十始衰毁不極也六十又衰并不毁也至於七十惟衰麻之服在身而已雖無疾而可飲酒食肉且不必居於門外之倚廬雖退

處於內可也夫先王制禮必協於中若毀而滅性則過矣親亡而遂忘其親則不及矣或有疾而至失其養或年老而不殺其節則又過矣居喪之禮一本乎天性之自然聖人為之節制要使不失其中而已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此言慎終之禮也生謂禮之施於生者與猶數也來日謂將來之日死之第二日也死謂禮之施於死者往日謂死之本日也喪禮中如三日而食生者事也

則以來日數如三日而殯死者事也則以往日數夫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察於人情之至而致謹於一日二日之間其意深矣注疏以生數來日為成服杖謂士禮貶於大夫今從戴氏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此言行禮之貴稱乎情而盡其實也弔與傷各有辭

弔者問其大故傷者悼其淪亡也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人行人也弔者禮之恤乎外爲生者而來也傷者情之痛於中爲死者而來也但知生而不知死而從而傷之則近於僞矣故弔而不傷但知死而不知生而從而弔之則近於諂矣故傷而不弔凡弔喪有相助之賻若弗能則弗問其所費問疾有相遺之物若弗能則弗問其所欲見行人有授館之事若弗能則弗問其所舍葢禮之爲禮有情有文文者所以文其

情也若情之不存則文亦偽焉而已是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此言賜與之禮也有所賜於人者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有所與於人者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若賜君子而曰來取則是輕之也與小人而問其所欲則是徇之也皆非所以養廉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

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此言君子之戒慎以行禮而無有失色也相以音聲相勸相也往墓所者不登高處以致敬也助人之葬必執引棺之索以致力也臨喪宜哀故不笑也禮以變為敬故揖人者必違已之位也望柩不歌哀不為

樂也入臨不翔哀不為容也當食不歎非歎所也居相近者情必相關故鄰有喪則舂者不為歌以相勸里有殯則不入巷門而歌也適墓不歌示哀也哭日不歌哀未忘也送喪不由徑不苟取速也送葬不避塗潦不暇擇地也臨喪則必有哀色哀發於中而形於外也執紼不笑亦哀不為樂也臨樂不歎亦非歎所也身服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以威克愛也夫吉凶常變之禮不同而君子一以戒慎之心體之故能

咸中乎禮不至失色於人也案禮主於敬戒慎者敬之謂也故動不踰禮惟敬而無失者能之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此言禮與刑之制也君與大夫或大夫與士同途而出各乘其車而有所敬若國君據式則大夫下車以其敬當倍於君也若大夫據式則士下車以其敬當倍於大夫也至於庶人有事則假士禮而行之以制

禮者皆自士始不下及庶人也大夫有罪則以八議定之而不特制為大夫之刑故刑之不上及於大夫猶禮之不下及於庶人也人君當貴德而親賢不使刑餘之人或在其側以防變也案周官以禮俗馭其民是禮非不下庶人有甸師氏以刑有爵者是刑非不上大夫也蓋禮以治貴者為主若庶人則為之恤其財而寛其力焉刑以治賤者為主若大夫則為之厲其節而養其禮義廉恥焉至人君養德之方惟日

與正人居聞正言行正事則薰陶漸漬有不自知其益者矣故古者之制公家畜刑人而不近刑人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宫者使守内夫其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義也周官綴衣趣馬皆必常人吉士有以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此言乘車之儀與車上之飾也兵車即武車蓋革路也取其威猛曰武車取其建戈刃故曰兵車也德車

係乘車有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者皆不以用兵及田故曰德車也乘車者以式為敬惟兵車尚武猛無推讓之道則不式也旌所以飾車而制亦有異武車之旌舒散若綏以示威也德車之旌纏結於竿以示質也察文武異道發揚者武之事也斂密者德之事也陳氏祥道云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旌蓋得之矣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此言盟會與行師之禮也史史官士謂掌故官屬載青旌如詩言載旆之載士師兵衆也繕修也言作而致其怒也王者出征會諸侯則有司者各持其職以待事國史掌記時事故必載筆以便書其所未然人君所以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也士司盟故必載言

以便閱其所已然人君所以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也王師必備不虞而師行不可以傳道故必取類舉旗以為示青雀為水鳥前有水則載之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則載之鴻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前有車騎則載之虎皮有强力之象前有敵人之兵則載之貔貅乃獸之威猛者前有猛摯之獸則載之又建五旗以法天象前為南朱鳥南方之宿故建鳥旟後為北玄武北方之宿故建龜旐東為

左青龍東方之宿故建龍旗西為右白虎西方之宿故建熊旗招揺在北斗之末故建之在上以正四方蓋示天象之嚴肅欲急作士卒之怒而奮其敵愾之氣也進退必有其度左右必有其局司其局者各不相侵所以為節制之師也古者天子出征必先為壇於國之北郊以盟會諸侯會盟與行師盖一事也易曰師出以律是故仁義與節制相輔而行所謂帝王之道出於萬全者此矣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此言親疏復讎之禮也殺人者死古今常法然有讎必復又法之所不能禁是故父之讎寢苫枕干誓必死之而弗與共戴乎天之下也兄弟之讎常以兵器自隨思執殺之而不待反以取兵也至交遊之讎則不與同居一國有以遠之而已案周禮士師之職凡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而殺之又調人

之職殺之而義則無罪令勿讎而曲禮復有是說何
哉蓋古之治天下也求以禁天下之暴亂使人常得
以相安故公法既行於上私義復伸於下苟制以公
法而不足則私義亦足以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
罪而人始安其生也但讎有不同故復之亦異昔公
羊於報九世之讎則大之禮既失於太過漢之時孝
子見讎而不敢復法又失於太嚴皆非曲禮意也唐
韓氏愈之議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

省俟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如此則禮與法兩無所礙後之斷是獄者宜無以易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此言人臣隨分修職之禮也王城侯國四面皆有郊故曰四郊壘屯軍之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卿大夫立乎本朝謀人之國者也若四郊之内常多軍壘未見其能折衝禦侮此則卿大夫之辱也士有常職以

食於上任人之事者也若地雖廣大而荒蕪不治未能致其樂事勸功此亦士之辱也苟不明此義而徒以祿仕為榮則卿士大夫之克舉其職者宜鮮矣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此言事神及助祭之禮也古者致齊則慎入廟則肅臨祭而不敢有惰意此敬之存於心者也君子雖寒不衣祭服祭服敝則焚之以其為人所用焚之者用

陽道也君子雖貧不鬻祭器祭器敝則埋之卜祭日之龜與筴敝亦埋之祭之牲死亦埋之以其皆為鬼神所用埋之者用陰道也此敬之存於物者也至凡助祭於公者於饋食之時必自徹其俎以出不敢自居於客以勤君之執事此又臣子敬君之禮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此言諱名之禮也偏本作偏故鄭注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古者生不避名故在未葬之前猶用事生之禮至於卒哭則服已受變神靈遷廟當以鬼神事之乃諱也而諱名抑又有禮焉嫌名不諱以音同而義異也二名不偏諱以偶一及之為難避也有廟以事祖者當諱其祖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聞祖之名則

諱之否則不必諱也在君所無私諱以私之尊不伸於公也在大夫之所有公諱以公之尊無往而不伸也詩書不可因諱而易恐惑於學習也臨文不可因諱而改恐誤於承用也廟中祝嘏之辭下則諱上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夫人自有所諱若臣對君言不諱夫人之所諱尊無二上也婦家之諱不出宮門大功小功恩輕服殺故不諱也入竟者必問其境内之禁慮或得罪於君入國者必問其國中

之俗處或得罪於衆入門者必問其門內之諱處或得罪於主人此又因諱名而類及之者也案禮將葬有賜謚易名之典卒哭有舍舊諱新之令盖知孝子之不忍其親故使諱之而諱之中又有宜諱不宜諱之别惟其當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此言卜日之禮也崔氏靈恩曰外事用兵之事內事

宗廟之祭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己辛癸為柔古者行事必先之卜以敬事也外事屬剛則以剛日内事屬柔則以柔日凡卜日者在十日外則曰欲用逺某日在十日内則曰欲用近某日此主人告卜筮者之辭也喪事奪哀故先卜逺日示不忍廹也吉事主敬故先卜近日示不敢緩也張子曰儀禮筮日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逺日不從則直諏日用下旬逺日盖二筮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此廣言卜筮之禮也卜擇吉日故云為日假託也與與豫同猶豫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凡卜筮者命龜之辭則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命蓍之辭則曰為日假爾泰筮有常言有常者為其吉凶常可憑

信也卜筮之法一不吉至再再不吉至三三不吉則止而不更卜筮者戒其瀆也卜不吉不因而更筮筮不吉不因而更卜者戒其褻也龜為介物之至靈故用之以卜蓍為植物之至靈故用之以筮卜筮者先聖王所以紹天明而使民信時日之宜敬鬼神之命畏法令之戒也所以使民決嫌疑而知辨定猶豫而能斷也故古語曰有疑而筮之則弗敢非也諏日而行事必從而踐之言筮而卜可知也案書曰明用稽

疑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所以前民用而成亹亹也然兕謀不先於人謀故傳又曰夫易不可以占險若趨利忘義而信僭麥懷則非聖人所以教人卜筮之意矣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此言僕御君車之禮也展省視也軨車之轄頭效白
也貳副也轡馭馬索也驂羣驂也大門君之最外門
車右勇士也君之車將駕御車之僕必執策立於馬
前恐馬奔逸也駕馬已畢僕則展視軨徧以車行由
轄故具視之而後入白於君言已駕竟也僕先出就
車於車後自振衣以去塵由右而上君位在左避虛
位也取副綏在手以正綏為君所用也必跪而乘之
君在車則僕立而御今猶未出故不敢依常而立也

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夾轅者為服馬兩邊為驂馬一馬兩鑾以驂馬内二鑾繫於軾前其外二鑾及兩服馬四鑾執策分之則以三鑾置左空手中以三鑾置右策手中也分鑾竟恐車有未安必試驅行之五步即止而倚立以待君之出也君出而就車則僕并鑾置右手中左手取正綏授君以便登車也左右侍駕陪行諸臣皆遷却以避車車驅而羣騶從至於外門君案止僕手顧命車右上車以備不虞也至門閭

溝渠車右必下車而步蓋過門閭君式則臣當下又
門閭防姦宄溝渠防險阻也執策於至尊之前倍致
其周詳慎重者如此僕之禮也乃所以為臣之忠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
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此言僕者御車之禮也言凡者兼敵者降等而言也
為人僕者必以正綏授人而主人則有受與否之異
若僕人降等則直受之而不辭不然則辭之而不受

然降等雖所當受而禮尚乎謙則猶撫止僕之手如不欲其親授而後受之若非降等既不敢當其親授而僕者必欲授則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案御非直賤者之事有以同等為之者有以降等為之者要於僕致其敬主致其謙所以為得禮之意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此因言乘車之禮而及獻物之宜也古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賓乘車在大門外西方鄉飲酒

禮主人迎賔於庠門之外故凡為客者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也車皆立乘婦人則乘安車不若男子之倚立者所以避外也犬馬以充庭實凡獻犬者執緤獻馬者執靮而不以上於堂者所以賤畜也

故君子式黄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此言人君乘車之禮也君子謂人君也卿位君之朝位也人君乘車而出遇黄髮之人則式之以敬老也君之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至卿位而下車以

敬大臣也國中為稠雜之地馳則有不及避者入而不馳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為里其中豈無賢者入則必式以致敬也夫君子一登車而愛敬之道備焉禮之所以可貴也或疑卿位之下宜若太過不知君子待天下之賢臣禮所為有隆而無殺者非直體貌亦篤於至誠而已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此言尊君命之禮也賤人謂將命者御鄭氏謂當為

迓迎也君命來召其將命之人雖為賤者大夫士皆必自御之尊君命也馬氏云春秋洮之盟尊王人雞澤之盟尊單子平卯召陵之盟尊劉子鄟之盟尊單伯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先諸侯者所以尊王命也知君命之當尊即知奉君命者之當敬矣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

此言重武之禮也蓌朱子謂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

伸也禮以拜為敬然文武不同容冠裳雖其拜宜
也若介者屈伸有所不便則不使拜為夫強之而拜
是為蓌拜而容不稱其服矣陳氏祥道曰介者不拜
猶之兵車不式不以國容入軍之義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
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
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
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此言乘車之禮也祥車葬時魂車也以生時所乘為之乘車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路皆臣乘之以從行也巂規也輪一周為一規鄭注彗竹帚𠹉勿搔摩也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澄於𠹉字為句勿驅為句今從之凡車以左為貴祥車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副車不敢曠左而又不敢安於君位故在左者恒憑式也御婦人之車婦人在左則御者進左手執轡

而後其右手相背以遠嫌也御君則進右手執轡而後其左手以向君又既御則不得恒式故常俯俛而為敬也君所乘者不可用奇邪不正之車所以抑邪崇正也其在車上不廣欬以駭人聽不妄指以駭人視立視五巂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不至於逼下顧不過轂以至於掩後無失容也在國中則以策彗掮卹其馬而勿令疾驅故塵不出於軌外即所謂入國不馳也案造車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

以象日月葢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衡者中水考工詳制車之法曲禮詳登車之儀所為一事而不敢茍焉者文雖異而意則同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此言乘車之當敬而因及臣敬君之禮也首二句周禮齊右注作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國君而乘車過宗

廟則下之以敬先也遇祭祀之犧牲則式之以敬神也大夫士而乘車過公門則下之遇駕路之馬則式之以敬君也夫臣之於君當隨在而致其敬故乘君之路馬必朝服敬其事也鞭策但載之而不用不敢褻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令臣以習儀而乘車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授綏者恐疑於君也既在車左必式以示敬不敢當尊也行步而調習君之路馬必由中道戒卑汚防傾跌也雖飼路馬之芻若以足蹴

之則有罰視路馬之齒而較其年歲亦有罰皆所以豫遠不敬也先王制禮將以止邪於未形其慮遠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梁如林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

曲禮下

名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為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此言執器之儀也綏下也下於帶也主通指天子諸侯大夫凡為主者而言尚上也凡執器有高下之節奉持者兩手當心提挈者屈臂當帶此平常執器之儀也若為天子執器則上衡是上於心也為國君則平衡與心平也為大夫則綏之下於心也為士則提之當乎帶也凡執主器當重慎之故器雖輕而有若不克主器之重者莫如幣與圭璧圭以為聘璧以為享束帛以附璧摻之則尚左手以尊陽若執器行時

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迨於
以器相授受之際立者曲如磬折而垂其佩主微俯
而佩倚於身則臣小俯而佩垂於前主小俯而佩垂
於前則臣大俯而佩委於地臣視君為加恭也案孔
疏云衡有二大夫衡視則面為衡此衡謂心也朱子
亦以上如揖下如授為平衡陸氏佃云衡高七尺七
寸中人八尺則平衡與眉齊矣上衡又少高焉若今
奉御食器上眉是也此即孔疏以面為衡之義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此言聘賔衣服之宜也玉圭璋琮璧也藉薦也以束帛居玉下而薦之也凡行聘享之禮而執玉者在行享禮時於君用璧而薦以錦是玉有藉者也則以文為貴而裼以執之在行聘之時於君用圭特達而不加束帛是玉無藉者也則以質為敬而襲以執之若聘夫人用琮則裼用璋則襲蓋聘賔之衣服貴與玉相稱如此案賈氏公彦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

裘襯身單衫又有襦襦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有絺綌絺綌上有中衣中衣上復有上服也案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同色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不必同色也如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緇衣素衣皆上衣然則上衣固與裘同色與裼衣比之上衣為華

觀於錦衣元綃衣絞衣者足以徵之矣賈氏所云中衣即指裼衣非白布之中衣與長衣深衣為類者也古人禮服皆直領而對襟當膺左右各餘一寸以為衽以左掩右則謂之襲開而摺於左露其裼衣則謂之裼裼衣蓋亦對襟者衣裘則毛之文采閒露於左右衽之閒與裼衣同為見美若不衣裘則但以裼衣為美也孔疏謂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屬則多一衣矣或謂裼衣上加深衣曰襲

或又謂裼衣為半袖單衣皆非是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此言正名之禮也卿老謂上卿世婦謂兩媵世臣謂父時老臣姪謂妻之兄女娣謂妻之妹皆從妻來為妾者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有子者余小子天子之子未除喪之稱嗣子某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世

子君之適子也國君不以名呼其卿老世婦大夫不以名呼其世臣姪娣士不以名呼其家相長妾葢卿老世臣家相皆輔賛於外者敬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世婦姪娣長妾皆輔賛於内者敬而不名所以示内之有所統也天子之大夫其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士其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敬儲貳所以尊君也鄭注君大夫天子

大夫有土地者不與世子同名避僭儆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此言古人之重射也負薪之憂言病不能負薪也射法每兩人為耦以決勝負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不足則使士備其數故有君使士射之禮夫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於君之使射而或未習則不可以不

能對而以疾為辭曰某適有負薪之憂負薪者庶人之事謙辭也案古者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既為士宜未有不嫺於射者是故諱言不能而託辭有疾所以激其愧勵之心而使之興於藝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此言應對之禮也與衆人侍坐於君子若君子有問禮當顧左右以致讓望顏色以致察從容詳審而後出之若不顧望而對一若恐人之先已者然則為失

禮矣孔疏云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不得率爾先對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此言去國者重本之禮也宗後宗子也君子為卿大

夫士有去本國而從居他國者凡所行禮不可求變其故國之俗若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當從舊國之故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如去國三世爵禄尚有列於朝而得守先祀出入尚有詔於國而吉凶相聞其兄弟宗族猶存則冠昏死喪必反告於宗後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不復相聞則時久而義已絶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前此盖不忍變也盖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者乎必不得已而舍故從新仁人孝子之用心抑猶有所不忍焉厚之至也或曰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俗乎子曰非也喪事吾從其質而已禹入裸國而解衣亦不易其俗之意特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則不至於失禮意矣至去國三世以下方是言去國之禮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此言孤子之禮也暴貴謂其父非貴者而子驟貴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名有不便父更之若已為孤子而欲更其名是忘親也孤子宜有所不忍也古者生有爵則死有謚若父不當謚因孤子驟貴而追為之謚是適以彰父之賤非所以敬其親也孤子宜有所不敢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此言誦習言語之禮也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人子居喪而未葬則讀喪禮如斂殯成服啓殯遷柩之類每事務於誠信也既葬則讀祭禮如虞卒哭祔祥禫之類因時致其孝敬也服已除而復常則讀樂書之篇章借弦歌以釋其憂痛也若夫居喪宜哀故不言樂祭祀吉禮故不言凶公庭宜嚴肅故不言婦女鄭注曰為禮各於其時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筴几

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此類言敬君之禮也書簿領也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苞讀曰藨喪屨用藨蒯為之衽謂深衣前衽初喪恐妨號踊故扱於帶也厭伏也吉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事君主乎敬如承行文書之官簿領乃其所掌者若至君前始振去其塵埃而端整之則有罰卜筮之官龜筴其所奉以周旋

者若至君前而有顛倒反側之狀則有罰爲其不豫
事也公門爲尊嚴之地如龜筴嫌於問吉凶几杖嫌
於自長老席蓋爲喪車之飾衣裳重素爲喪服衫絺
綌而見體則嫌褻皆不可以入公門又如以苞爲屨
扱衽於帶服厭帖之冠皆爲凶服亦不可以入公門
若臣妾死於宫中則條錄送死物數之方板五服之
衰與棺槨牆翣之凶器皆不祥之物必先告乃得將
入不告則不得入也案鄭注以席蓋爲載喪車是與

重素為類呂氏謂席所以坐蓋以禦雨日者非是

公事不私議

此言謀事之禮也公事可否必合聚而公議焉則人心同而國是定若謀於私室計於近習是私議也私議起則公是掩且以啓擅權之漸故秉禮者謹之案私議如季氏專魯政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之類若君大夫來訪則據理告之非私議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此言營造之禮以明奉先之當敬也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亦以造言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類有位之君子將營宮室必以宗廟為先所以奉先也廄與庫為次所以備用也居室則所以安身

故後之凡始造家事必以祭器為先犧牲之賦為次
自養之器為後如無田禄者則不設祭器以祭器可
假也有田禄者則先為祭服以祭服不可假也君子
雖貧不敢粥祭器雖廢祀也雖寒不敢衣祭服恐其
褻也為宫室不斬丘壟之木以廣敬也案太王之遷
豳也作廟翼翼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考室也嗣續
妣祖然後築室百堵古人之所重者可知已大夫有
家記以士之臣為家相則士亦可稱家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此言去國之禮也壇位除地為位也鞮屨革屨無絇飾者簚車覆闌也素簚謂白狗皮為之大夫士以食祿故有祭器若去國而挈器踰竟是竊君之祿以誣其先矣故大夫以寓於大夫士以寓於士使之得用

且覲已復還也大夫士去國葢有所甚不得已故旣踰竟必除地為位鄉本國而哭以凶喪之禮自處素衣素裳素冠徹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履用革屨車用素簚乘不翦剔之馬不治其手足爪不剔其鬚髪不食盛饌而祭先代為食之人不以己出為無罪而向人解說婦人不侍御寢宿以求自安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常服案鄭注云臣無君猶無天也不說人以無罪所謂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也觀於孔子去魯而

以微罪行則君子之用心可知已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此言聘時之拜禮也國君謂所聘國之主君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慰勞其道路之勤苦則還轉退避而不敢當再拜稽首以拜君之德意此以拜

為敬也聘賔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若迎而先拜之則還轉退避不敢答君之拜嫌與君抗賔主之禮此以不拜為敬也聘禮既畢本國之大夫士與來聘之大夫士其相見之禮貴賤有所不論如主人敬客則先拜客雖主為大夫而拜客之士也可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客為大夫而拜主人之士也可此又以先拜為敬也總之禮尚往來凡拜必答惟弔喪賔不答主人之拜謝以為助執喪役而來非行賔主之禮

也大夫士見聘國之君君若迎拜則不敢答拜以己雖爲賓猶不敢與主君抗也二者之外則無不答拜者舊說士見本國之君君不答拜則與下君於士不答拜之意同似非此處之解朱子曰大夫士相見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此言初見與答拜之禮也大夫見他國之君而拜國君必答之以拜其辱士見他國之大夫而拜大夫必答之以拜其辱以皆為賓主故也同國之大夫士始受命相見此拜見則彼拜辱亦以其為賓主也惟君於本國之士不答拜以士卑也若非其臣則答拜之非已尊所加也大夫於家臣雖非家老拜亦答拜之避正君也男女有別拜獨相答者不以行禮為嫌也

槃鄭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能

氏謂大夫見已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為大夫敬之與孔疏異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此言田獵之禮也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故國君有春田之禮而大夫士皆從之其時鳥獸字乳但搜取其不字者而不圍澤以澤之廣則無物不在其中也大夫不掩羣以物既羣聚孳尾必多也士不取麛卵以獸子鳥卵方向生育也蓋古之田獵一以驅禽

獸使不害稼一以習戰陣使不忘武是為取物之義而兼寓恤物之仁故不尚多獲而暴天物也案王制謂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者王制是諸侯會王田獵之禮此是諸侯在國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此言卹災之禮也禮食殺牲則祭周人重肺公食大夫禮正饌後乃加設稻粱當歲凶而年穀不登則在

上位者當與民同憂故君之膳不以肺祭不殺牲爲盛饌也馬不以穀爲秣不欲奪民食也馳道不掃除其草萊不欲用民力也祭祀不設鐘磬之縣示不奏樂也至於大夫亦不加食夫稻粱不求自養也士飲酒而不作樂不御琴瑟也此即周禮荒政所謂弛力眚禮蕃樂者君大夫士皆有養民之責故遇災而自貶損如此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此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也故謂災變喪疾之類君子比德於玉故為君者必佩玉非有故則玉不去身也大夫有鐘磬之縣所以昭其德非有故則不徹縣也士常御琴瑟以調其性情非有故則不徹琴瑟也蓋古之人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有不可斯須去身者考之禮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玟則玉固上下之所通佩也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縣亦上下之所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言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御也此分言之者互文可知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此亦言敬君之禮也士有物以貢獻於君恐君答已拜乃自致於外他日因便見君君問之曰何所取彼物也則先再拜稽首而后對取物之由蓋敬君之問

也人臣非公事不越境大夫若以私事有行而出疆必先請命其反也必有獻於君士私行出疆必先請命其反也必告於君君若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則拜謝問其遊歷之所經則拜而后對蓋敬君之勞與問也寀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大夫私行出疆若季友如陳葬原仲亦是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

制

此言處變之禮也諸侯若廹於强暴而去國其臣民止之則曰奈何去社稷社稷皆主於養人國之本也大夫去國其家臣屬吏止之則曰奈何去宗廟宗廟以祀先祖家之本也士去國其親戚朋友止之則曰奈何去墳墓墳墓以葬祖考身之本也若以禮之正而言諸侯守社稷國亡則必死之大夫撫君之衆喪師辱國則死之士守君之制見危執節則死之蓋止

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止乎公義雖經權互用

而所守要於不渝如此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

神曰有天王某甫

此言天子稱謂之禮也阼主階也畛接也祭名禮莫

先於正名惟有天下而為大君曰天子以其為天之

元子也朝諸侯分職事授政令責成功曰予一人在

自稱則為謙而臣民稱之則至尊而莫與抗也踐主階而臨祭祀祝辭於宗廟之内事曰孝王某於郊社之外事曰嗣王某事先則原其心事神則明其統也廵狩臨於諸侯而使祝史畛於其方之鬼神曰有天王某甫臣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案鄭注以天子予一人為擯者之辭稱孝王不稱孝子者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又繼世不必皆子也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此言天子喪祭稱名之禮也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
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呼名招魂令復體魄冀再
生也假讀曰遐遐者遠邈之義立主者始死則鑿木
為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别作主也崩者若自天
墜下也史書策辭曰天王崩凡復必稱名惟王呼曰
天子復臣不名君又普天率土止此一人也告喪於
諸侯曰天王登假言升於高遠也葬後卒哭竟而祔

廟立主曰帝同之天神也天子即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在三年之内自稱予小子未踰年則稱名或不幸而死則亦稱名皆不忍忘先王也案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此言天子治内之禮也天子立六宮之治必先有后

后君也後也配天子以君天下又後於天子以廣後嗣也其次有夫人夫之言扶也以德扶助乎王也無職坐而論婦禮有世婦婦之言服也以服事人也以其貴故以世言其職祭祀賓客喪紀有嬪嬪者婦人之美稱言可賓敬也其職婦學之法有妻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暫亦齊同所謂御妻也有妾妾接也得接見於君也蓋夫婦人倫之本宮闈王化之基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有德則充之

無德則關關雎麟趾之德實為周官立政所自出宮壼之所係顧不重與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此言天子設官分職之禮也上典主也下典法也府

者藏物之所六材者六工之所用也天子法天爲治故建天官而先設六大以任之曰大宰以亮天工大宗以祀鬼神大史以掌天文大祝以奉宗廟大士以察祲祥大卜以辨吉凶各典司其六典之法而天官實總其成則欽若之道得矣次於天官者是爲天子之五官曰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司空掌事典以富邦國司士掌羣臣之版萬民之數以詔王治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

邦國此五官者各有其屬如大夫以至府史胥徒是謂五衆當典司五衆而分職以考其績則羣臣之職舉矣用人以理財則有天子之六府曰司土以典農人之稅司木以典虞人之稅司水以典澤人之稅司草以典圃人之稅司器以典工人之稅司貨以典商人之稅典司者各致其物以藏於六府隨其職而守之則財用足矣至於天子之六工曰土工者摶埴之工也金工者鎔鑄之工也石工者刮磨之工也木工

者攻木之工也獸工者攻皮之工也草工者設色之工也此六工者典制此六材當各隨所長而精之則制器利用之道得矣案此於周官既不盡同舊說以為殷制亦無所考證要之皆為先王設官分職所以裁成輔相左右斯民之大要記禮者蓋各據所聞而志之也

五官致貢曰享

此言人臣質成之禮也五官即司徒已下五官貢功

也享獻也一說以公侯伯子男爲五官以時致方物爲貢非是天子之五官既備而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每歲之終五官必各致其功以獻於王其名則曰享焉案六卿皆天子所建而質成獨五官者周禮所謂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曰享者臣之事君一如君之事天功罪既昭而黜陟惟命所以尊王者至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

曲禮下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

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此言諸侯稱謂之禮也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加以一命兼三公而為方伯是為五官之長曰方伯也身在王朝而分主畿外諸侯各職主其所治之方不相侵越如所云陝以東旦主之陝以西奭主之是也二伯見於天子則擯者之辭曰天子之吏從卑賤之稱尊君也天子稱之同姓則曰伯父

異姓則曰伯舅親之也二伯自稱於九州之諸侯曰天子之老繫老於天子以示威重也二伯皆有采地在天子畿內自稱於私土之外則曰公從其爵也自稱於其國則曰君以采地之內皆其臣民也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天下九州天子於每州之諸侯擇其賢者加之一命使主一州之列國是為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而來見則擯者之辭曰牧取牧養斯民之義也天子稱之降言叔者次於二伯也不改乎父舅者

親之也自稱於國之外曰侯亦以爵言於國之內曰君以國內皆其臣民也天子中天下而立則遠國之屬綏要荒服者在東曰夷在北曰狄在西曰戎在南曰蠻其來見天子雖土壤之大而擯辭曰子卑之也與國內臣民言自稱曰不穀謙辭也與外國言自稱王老繫老於王以威遠也若夫九州之外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擯辭曰某人不稱爵亦卑之也於外曰子亦稱爵也與臣民言自稱曰孤孤者無德獨立之

稱亦謙辭也案春秋傳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天
子之稱諸侯大國視三公小國視九牧於同姓國之
卿大夫稱伯氏叔氏於異姓國之卿稱舅氏小侯四
夷之君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
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
涖牲曰盟

此言朝覲遇會聘并誓盟之禮也依與扆同狀如屏風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宁𥨊也在門屏之間時在於秋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其摯與享皆受於廟而於以正君臣之分其名曰覲言勤於王事也時在於春天子當宁南面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天子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而於以洽上下之情其名曰朝言來見之早也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諸侯於鄰國未及期日而邂逅相

見其名曰遇遇者草次之辭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禮從殺也若及期日而相見於閒隙之地其名曰會會者正見之辭陳其擯介脩其燕享禮從隆也諸侯比年使大夫問於諸侯其名曰聘聘者問也聘以圭璋享以束帛相存問以伸其信也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約為信其名曰誓誓者以言為主也猶懼其不至則涖牲而要之以神其名曰盟盟者以神為主也此鄰國相待之禮也案周禮秋為覲春為朝生氣文

殺氣質也或曰舜典二月東廵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或曰天子當宁宁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内諸侯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蓋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内覲禮諸侯前朝受舍於朝是朝亦兼覲覲亦兼朝也方氏慤曰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郤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所以交鄰國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

凶服曰適子孫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此言諸侯稱謂之禮也諸侯謂五等諸侯上某國名下某人名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也或曰言謚曰類類當為誄謂誄而謚之也凡諸侯朝覲來見天子擯者之辭曰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謙之君德也若未

除喪而在凶服擯者告賔之辭曰適子孫稱適別於庶也稱孤言無父也其臨祭祀内而宗廟之事曰孝子某侯某敢追養繼孝之義外而社稷之事曰曾孫某侯某敢繼體守成之義不稱嗣侯避天子也其死史書之辭曰甍取幽晦之義也復者之辭曰某甫復稱字者臣不名君也既葬而見於天子曰類見類猶象也象諸侯之禮見也將葬而為親請謚亦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諸侯使上大夫使於諸侯使

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繫老於君以明尊也案鄭注諸侯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孔疏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亦得見故未執玉帛但執皮帛豕諸侯也若未葬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王氏肅曰請諡必以其實為諡類於平生之行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此記天子至庶人之容貌也天子有不顯之德其容

幽深而和敬則見其穆穆焉諸侯有安民之功其容莊盛而顯明則見其皇皇焉大夫以法相守其容脩飾而齊一則見其濟濟焉士以禮自文其容翔舉而舒揚則見其蹌蹌焉禮不下庶人惟趨走促數以承事見為僬僬自卑盡而已鄭注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

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此言后夫人正名之禮也妃配也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鄭氏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夫人自稱呂氏謂是臣下稱諸異邦之辭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公侯一娶九女故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畿内諸侯之夫

人因助祭若獻繭得見於天子則自稱曰老婦稱老所以任事稱婦所以事人也臣下稱其君之夫人於他國之諸侯曰寡小君猶稱其君為寡君也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謙未成人也自世婦以下降於夫人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孔疏云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也庶人賤無别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此言子與臣正名之禮也陪重也子於父母之前必自稱名以名為父母所命不敢有他稱也五等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曰某士以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自稱曰陪臣某以諸侯為天子之臣已又為諸侯之臣是陪臣也擯者稱之於他國曰子

子者有德之稱也大夫在已國與人語則自稱曰寡君之老繫老於君尊君也若為使於他國則與彼君語自稱曰某以臣道自居也案左傳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欒盈曰天子陪臣管仲曰陪臣敢辭是入天子之國稱士稱陪臣之例也春秋書齊高子來盟是於外曰子之例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此記史臣之書法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於天子不書出諸侯貴故於其生時不書名然茍有大惡則君子不曲為諱如諸侯而失地則不智滅同姓之國則不仁於是乎生名之此不親惡之義也案春秋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書出書名之例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此言臣子進諫之禮也為人臣者君有過必諫然當委曲諷諭不可顯然以暴君之過若三諫而不聽則不得已而逃之蓋君臣主義不合則去也為人子者親有過亦必諫但三諫而不聽唯有號泣而隨之蓋父子主恩無可去之理故以至情相感動期於見聽而後已也案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逃之者以身諫而兾其一悟也此與號泣而隨之同一意理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此言謹疾之禮也君而有疾藥不遽飲臣必先取而嘗之親而有疾藥不遽飲子必先取而嘗之戒不虞也治疾以藥而用藥由醫必習其業者三世則治人多而用物熟功已試而無可疑然後服之否則不敢服也臣子之愛其君親宜無所不致慎況於有疾之時乎

儗人必於其倫

此言論人之禮也儗議乎人者必從其類而比方之斯品諸以相衡而定如禹稷顔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儗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儗之以心也故倫之為言類廣而義精非具知人之鑒者未足與於此也鄭氏以倫為貴賤謂如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為不敬止得其一端而已禮之大指疑不盡然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此言問年之禮其對有不同也謁請也有問天子之年者天子至尊不敢言年齒但以衣服長短為對長則知春秋之鼎盛短則知年齡之幼沖曰聞之若干

尺矣蓋謹退不敢質言也有問國君之年者長則曰能從事於宗廟社稷之祭矣幼則曰未能從事於宗廟社稷之祭也蓋禮莫重於祭能從事則為長未能從事則為幼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之若大夫則五十乃爵士則四十始仕故不須問其年而問其子之年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御車矣幼則曰未能御車蓋以六藝之事言也問士之子長則曰能典主賔客請謁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典謁蓋以將命

之事言也至問庶人之子長則曰能負薪矣幼則曰未能負薪蓋以力役之事言也案對以始服衣者鄭注謂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也孔疏云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陳氏云干字從一從十凡數未定者或如一或如十顔注食貨志干箇也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

此言問富之禮其對有不同也宰邑宰也食力食民賦稅之力也有問國君之富其對者數地之廣狹即知賦稅所入之多寡舉山澤之所出則知貨物所生之饒乏矣問大夫之富其對者言有邑宰則知有采地言食民之力則知有賦稅言祭器與祭服不必假借則知有田祿以供祭祀矣問士之富對以君所賜之車數則祿入可知問庶人之富對以畜養之多寡

則其勤收與否可知矣案問年者自天子至庶人而問富則自國君始何也天子富有四海率土之物莫非其有故無事於問且以示王者不言有無之意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此明祭祀之有等殺也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皆屬焉故冬至燔柴以祭天夏至瘞埋以祭地又祭四方蓋四方各有所主之神春夏秋冬隨其方候祭之以

迎氣又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如岱衡華恒嵩爲五嶽江淮河濟爲四瀆又祭五祀如春祀戸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凡自祭天地已下之禮每歲必徧舉之諸侯有國一國之神皆屬焉不得祭天地但各祭其所居之方謂之方祀降於四方也祭其境内之山川降於祭天下之山川也五祀則與天子同亦每歲徧舉之大夫有家止祭五祀亦每歲徧舉之不得祭方與山川也士祭其先但祖禰而已不得

祭五祀也夫每歲必祭所以報功以次而降所以明分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古所傳祭祀之禮此最典要雖萬世行之可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此明祭祀之當慎而因及牲牢之別也凡祭或有經

前人廢之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則莫敢復舉也或有經前人舉之如已修之壇墠已正之昭穆則莫敢遂廢也夫祭必其所得祭則不為僭又必其所當祭則不為諂若非其所祭而祭之是為濫於事神名之曰淫祀淫祀則神必不享安得有福乎至於所用之牲皆循分而各有差等天子則用純色而不雜之犧牛取其誠也諸侯但取肥腯不必其純也天子諸侯之牛必在滌三月大夫則臨用求索之不得在

滌矣士則或羊或豕不得用牛矣孔疏云此大夫士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此言重適之禮也嫡子承宗曰宗子庶子爲親之旁支故曰支子支子不得祭以祖禰廟在嫡子之家惟宗子得祭若宗子有疾或出在外則支子得攝猶必告於宗子不敢自專也䕫程子曰古人必立宗子支

子雖不祭亦當齋戒以致其誠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朱子曰程子此言謂兄弟異居而相近者爾若相去遠者則但不立主每祭設位以紙標記祭畢焚之此亦得禮之變此二說者皆可以補禮經之所不及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

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羮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此言祭物稱號之禮也元頭也武足跡也鬣領毛也豚小豕也翰長也滌溉濯也酌斟酌也凡祭宗廟之禮其所用牲物祝辭必有美稱焉禽獸以肥為美牛肥則迹大故牛曰一元大武豕肥則鬛剛故豕曰剛

鼠豚無所稱但曰腯肥而已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羊曰柔毛雞肥則鳴聲長故雞曰翰音犬肥則可為羮以獻故犬曰羮獻雉肥則足趾開逺故雉曰疏趾兎肥則目開而視明故兎曰明視魚腊以得宜為美脯欲専割方正故脯曰尹祭乾魚則商度其燥濕之宜故槀魚曰商祭魚之鮮者不餒則挺然而直故鮮魚曰脡祭此十一物者即周禮所謂牲號也水為元酒則曰清滌酒為醴酒則曰清酌水酒以潔清為美

也黍熟則氣息香而黏聚不散故曰薌合粱穀之强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稷取於鑿之潔白故曰明粢稻苗疏則茂盛嘉美故曰嘉蔬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也本盛則韭肥故曰豐本鹽味厚則適宜故曰鹹鹺韭與鹽以豐厚爲美也此八者即周禮所謂齍號也玉以無瑕爲美故曰嘉玉幣以中制爲美故曰量幣此二者即周禮所謂幣號也案雞必振翼乃鳴故曰翰音古者葱韭皆曰本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此言喪祭正名之禮也祿穀也漬漸漬也王大也皇美也考成也妣媲也辟法也天子萬年之後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有德有位死則其事已終故曰卒士

方有祿而不得終享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祿與身澌滅俱盡故曰死古禮人將死寢於地兾其復生氣絶而後反於牀故曰尸尸者陳也斂之在棺曰柩柩者久也羽鳥死曰降飛翔者降而下也四足之獸曰漬動物死而漸漬於汚泥也死於寇難曰兵惻之也祖父為王父祖母為王母祭之祝辭稱祖考曰皇祖考祖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葢為宗廟以鬼享之故各加以美稱也後世天子稱皇

王稱王於是始有禁矣生之時曰父曰母曰妻及死之後父曰考言成其德行也母曰妣言媲美於考也妻曰嬪言賓敬於夫也壽考而享年曰卒謂終其事也短折而不享年曰不祿言不終其所食也案上文大夫士曰卒曰不祿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修短言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此言在朝相視之禮也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綏讀為妥頹下之貌衡平也傾欹側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當在袷之下帶之上上毋過袷下毋過帶也視國君則頹首而視得視面之下袷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爵漸卑則視漸高也視士得旁及左右五步然皆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也凡有所視上於面則太過而傲矣下於帶則不及而憂矣視流容側則不正而姦矣蓋心之神聚於目一高下之間即為敬肆之所由

判禮故於視容之端而詳著之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此言肄命之禮也肄習也大夫服官政士容有未能君若命大夫與士肄習焉必隨其所在而討論之君命在官則謹習版圖文書之事以待稽考所言惟官也君命在府則謹習寶藏貨賄之事以待匪頒所言

惟府也君命在庫則謹習車馬甲兵之事以待徵發所言惟庫也君命在朝則謹習謨謀政典之事以待設施所言惟朝也寀君之教其臣者存乎務臣之事其君者存乎敬大夫與士必命而後肆者務之道也官府庫朝言必從乎命者敬之道也然欲志無所分而政無不舉尤在為人臣者恪恭匪懈哉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此明人臣在朝言貌之節也人臣在朝主乎敬謹言不及於犬馬者懼褻也若輟朝而左右顧不有他端之異事必有他端之異慮故君子以為鄙野而深戒之凡在朝所言一準於禮問以禮對亦以禮非此即不言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此言大饗之禮也饒豐也王者饗諸侯謂之大饗前期有戒故不問卜以訓恭儉故不饒富案鄭注以為

祭五帝於明堂呂氏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祭地考之

周禮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

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非不問卜也古亦未有以二

至之祭為大饗者今從方氏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

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

椇榛脯脩棗栗

此明摯禮之有辨也摯與贄同執物以為相見之禮

也釀秬為酒曰秬鬯和以鬱金之草曰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圭通桓信躬穀蒲而言不言璧舉圭以該璧也匹讀曰鶩家鴨曰鶩纓繁纓即馬鞅拾射韝也天子無客禮惟鬼神之摯用鬯以芬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於天子及相朝聘則執命圭取其比德於玉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大夫執鴈取其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取其耿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取其安分不遷也童子見師友則

以束脩之摯奠委於地而退以未成人不敢當賓主也若在野外與在軍中無物可持為摯則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而用之從其便也婦人無外事惟初嫁見舅姑用椇榛脯脩棗栗為摯蓋以告虔取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之意也寀君子於其所尊有弗敢質焉者故上自天子次如諸侯與卿大夫士下及庶人以至婦人童子莫不有摯摯不惟其物惟其德皆所以謹相見之儀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此言問名荅辭之禮也納女者納女之名也凡納女名於天子者其辭曰請以備百姓葢謙言備數在賤者之列不敢以伉儷自居也納女名於國君者其辭曰請以備酒漿葢勤奉祭之物以昭虔也納女名於大夫者其辭曰請以備埽灑葢服有家之事以示勤也且二者皆卑賤所為亦以明謙也案姓之言生也

古者因生以賜姓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堯典云平章百姓郊特牲云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馬氏曰備百姓者以嗣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埽灑者以賓客為重

日講禮記解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黃佑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

檀弓上

檀弓魯人因篇首有檀弓免焉句故舉以名篇劉氏

彝曰此篇首稱子游及篇内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

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此記聖人嚴適庶之辨也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也祖免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子服氏伯子字分莫嚴於倫序事莫大於繼嗣此適庶之辨所以為天地之常經而不可紊也禮適子

死立適孫仲子舍其孫而立庶子非禮也故檀弓免焉以弔服非所服以譏其立非所立而為怪之之辭焉此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下弔旣畢因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是遵何禮與伯子欲爲仲子諱乃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矣微子嘗舍其孫腯而立衍矣是舍孫立子古人有行之者夫仲子亦猶是也子游以問於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禮之

正也禮適子可以宗父庶子不得禰父適孫可以宗祖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之宗適適相承所以傳重尊正統也是故聖人一言而千古之大經定焉矣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此言事親事君事師之禮也左右卽是方就養親就而奉養之也致喪哀毀之至也方喪比方於親也子

事親臣事君弟子事師人生之大分也事親者有隱無犯惟務幾諫而不至於徑情其左右之就養也無方有隨所在而竭其力者死則致喪三年哀戚必稱其服也事君者有犯無隱惟務直言而不至於曲徇其左右之就養也有方有專所處而盡其瘁者死則方喪三年哀戚無異乎親也事師者無犯無隱承教出以從容而問難不妨詳盡其左右之就養也無方有常相從而殫其勞者死則心喪三年雖不立服而

哀戚無異乎君親也蓋民生於三而事之則一生我者親也主乎仁治我者君也主乎義成我者師也又兼乎仁與義焉故所以喪之者莫不斷以三年蓋以是爲加隆而人紀之所由立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此記季武子所行之過且言其文過也武子魯公子

季友之曾孫季孫宿也寢以安生墓以藏死此豈可並域而居者乃武子平人之冢墓以爲宅而杜氏之葬實在西階之下不得已請合葬焉武子許之杜氏入宮宜哭也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之禮非古也自周公以來始有之迄於今未之有改也夫事有細大之不同今之合葬是既許其大者矣而顧不許其哭之細亦獨何與於是命之哭案季氏專魯久矣以冢上而爲築室之所忍孰甚焉武子不知成寢之非宜

而轉謂合葬之非古其飾非而害義也甚矣鄭氏顧以不奪人之恩善之豈其然乎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此言聖門不喪出母之事也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

之子名白子上其字也子之先君子謂伯魚也汚殺也子上之母乃子思出妻既死而子上不爲之服門人問於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曾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意也子思曰是安可以一槪論哉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故於道所當隆者卽從而隆之道所當殺者卽從而殺之而我則安能但爲伋也妻則白也當爲母服今既不爲伋也妻則白也不當服矣是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案儀禮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賈氏公彦曰此謂母犯七出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爲服者也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鄭注以孔氏不喪出母爲記禮所由廢孔疏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父卒子爲父後不敢私爲出母服是禮當減殺然則子思在而子上不喪出母爲非禮也夫喪服者禮之大經子思不應異於孔子蓋出妻有適他族者有反在父室者在

父室者義絶於夫而恩繫於子故爲之期且杖適他族者則無服已自絶於其子也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適他族者也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言其異於先君子者也出妻而再嫁則夫不得以妻名之子亦不得以母名之矣服於何起乎先儒以此爲子思之失禮殆未深考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者交手伏地以敬賓也稽顙者叩頭觸地以哀親也顙卑順之貌頎痛切之意注謂拜而后稽顙殷之喪拜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居喪之禮敬與哀而已然敬因人施哀由已盡有拜而后稽顙者必加敬於賓始盡哀於已是得行禮之序蓋顙乎其順也有稽顙而后拜者哀常在於親敬暫施於人是極自盡之道蓋頎乎其至也夫三年之喪哀痛廹切爲人子之所不能自已故吾

從其至者案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爲問稽顙於孔子而答之如此考士喪禮皆云拜稽顙可見先稽顙而后拜非周之達禮也聖人從之蓋卽與其易也寧戚之意夫曰三年之喪固有非三年者矣父在爲母父主之子無所用拜唯父母不在爲妻亦稽顙則從其順者與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

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此言古者不脩墓之事也孔子父墓在防山既奉母喪以合葬而曰吾聞古者但有塋域之制而未嘗聚土爲墳今某也周流四方居無定止乃東西南北之人而不可以弗識也於是爲壟以封之崇四尺葬畢孔子先反脩虞事門人後雨甚墓崩脩築而後至子曰爾來何遲也曰墓崩加治故遲孔子不應乃三言

之孔子泣然出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爲始封必慎也脩則不爲慎矣案是時孔子年十七門人之有無

橫渠張子嘗疑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此記聖人師誼之篤也子路遭孔悝之難死之孔子哭之於中庭時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拜之者爲之主而視猶子也既哭進使者而問以受禍之故使者

曰臨之矣夫子聞言遂命覆醢痛其似而不忍食泣不忍見也吳氏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内陸氏謂師友之間是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此言處朋友死後之禮也宿草謂陳根也曾子曰朋友之喪其哭泣之節當以何時而已哉大約生物之變不過一期如朋友之墓而有宿草則哀情漸淡而不哭焉禮如是止也案師猶父也故心喪必至於三

年以兄弟視朋友則期其可矣若過期而哭是朋友轉逾於兄弟禮不能以無譏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此言人子慎終追遠之道也誠謂於已心無所歉信謂於死者無所欺子思曰人子不幸而遘父母之變

其初喪也三日而殯附於身者如襲斂衣衾之具必誠必信勿使稍有未慎以遺後悔焉可矣其既殯也約三月而葬附於棺者如明器用器之屬必誠必信勿使稍有不至以致追悔焉可矣至於服親之喪斷以三年爲極而孝子則事亡如存有永懷而不忍忘者故君子恆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所謂終其身者是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此記孔子合葬其母之事也慎讀如字孔子生三歲而孤母未告以其父所葬之墓母既沒因殯於五父之衢以其在衢故殯加周密有如葬然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實是殯之周密也時有郰曼父之母知孔子之父墓在於防孔子問而得之然後得以母之殯合葬焉案陳氏澔云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

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者自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氏因之遂以滋後世之惑聖人人倫之至其不然審矣葢此說乃生於戰國魏之臣李由託於孔子少孤不知其父而因以自解有子順者曾爲造謗誣聖之譏事詳孔叢豈馬遷承其說而記者亦謬錄之與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此言喪殯及冠之禮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鄰有喪

則春不相里有殯則巷不歌與之同憂而變其節也

至冠之有纓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緌若喪服斬齊冠

以繩爲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爲纓結於頷下則無所

垂之餘而去其飾也案吉凶異道禮順人情舂不相

巷不歌者不以吉干凶冠不緌者不以凶卽吉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

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

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此言棺槨之制而其用有差等也塈者火之餘燼治土為瓴而四周於棺之坎故謂之塈周牆謂柳衣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牆垣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為黼者黻者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以為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始造為瓦棺夏后氏於瓦棺之外治土為瓴而環砌其棺謂之塈周殷人始用木而以棺代瓦棺以槨代塈周周人又加飾棺之具四周有牆而於牆之

外置翣制之以時而異者如此若夫用之則以殷人之棺槨葬年十六至十九之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年十二至十五之中殤及年八歲至十一之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七歲以下無服之殤周人雖相兼爲用而其以年而異者又如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此記三代所尚之色也大事謂喪事驪黑色翰白色騵赤馬而黑鬣尾也三代之興所尚不同夏后氏尚黑喪斂用昏黑之時戎事則乘黑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殷人尚白喪斂用日中色白之時戎事則乘白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周人尚赤喪斂用日出色赤之時戎事則乘赤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案正朔服色代不相襲所謂可得與民變易者若夫五德相勝之說儒者弗道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衞也縿幕魯也

此言喪禮之有本末也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幕所以覆棺者縿縑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居喪之禮當如何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無論有聲之哭無聲之泣其爲哀之發於心一也無論爲母而齊爲父而斬其爲服之稱乎情

一也無論厚爲饘稀爲粥朝夕止一溢米而食非所以爲食也此則自天子達而存乎自致若夫幕帟之飾衛則以布魯則以縿亦仍其故俗焉可矣案鄭氏云衛諸侯禮魯天子禮方氏云衛殷禮魯周禮皆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此記人子順親之事也晉獻公莊公子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之女也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當作盍狐突申生傅舅犯之父也伯氏狐突别氏謚法

敬順事上曰恭晉獻公時申生之母齊姜早卒驪姬欲立己子奚齊而譖申生公惑焉將殺之重耳曰子之不得於君者以姬譖也何不明言其意於君乎申生曰君非姬寢不安食不飽如我言之而君怒之是以我之故而使君有不樂也不可曰何不去而他之乎申生曰不可謂我欲弒父是惡名也被此名以出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將安之使人辭於狐突曰向者東山之役伯氏令我出奔申生不從伯氏之言

以有今日申生之罪也何敢愛死雖然死非所惜也而吾於此猶有憂焉君老子又少國家多危難所賴以匡扶者伯氏也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一旦出而圖吾君則國家之事尚可爲申生受伯氏之賜甘心死矣於是再拜稽首自經而卒申生之事親如此可謂恭矣是以爲恭世子也案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固君子之所矜重也而議者猶以爲陷親於不義則亦過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此記祥歌同日者之事而見變禮之未盡善也祥者去凶從吉之義魯有人焉居親之喪至於大祥朝祭而莫卽歌子路從而笑之夫子曰由爾之責人終無已時夫自世道陵遲鮮循三年之喪者而若人行之計其日月亦已久矣夫是言也固子之不責人以備

禮也而又於子路之出而正言之曰三年之喪實二
十五月耳今魯人已祥矣祥之去禫幾何時哉更踰
月而歌則其善也案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祥逺
於凶而猶未全乎爲吉聖人之寛於論庸人而謹於
守禮也如此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
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
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此言誄士之失也縣卜皆氏也隊隊車也佐車副車也魯莊公十年與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爲御卜國爲右馬驚失列而敗公隊車佐車授之以綏乃登公曰今日之事由於用非其人末之卜也縣賁父曰我之從君於疆場有年矣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赴鬬而死及圉人浴馬乃見流矢中馬股閒之肉公曰非御者之罪也因舉其赴敵之功而誄之

記曰士之有誄自此始禮失所由來矣案鄭注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也古未有以姓呼臣者末無也古者御右皆卜公蓋悔其未卜也又經言賁父死耳鄭兼指二人亦未是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

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此記曾子守禮而終之事也簀簟也華畫飾之美好睆節目之平瑩瞿然驚貌革急也變動也曾子寢疾而亟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有童子隅坐而執燭見曾子所臥之簀而曰光華而睆好此

其大夫之簀與子春止勿言曾子聞之如有所驚者而曰呼不言而噓歎也童子再言之曾子曰子之言誠然斯則魯季孫之賜也今我未之能易元起易之曾元曰夫子病已急矣未可遽動幸至於旦焉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乃不如童子童子欲以德成我是君子之愛也爾以姑息待我是細人之愛也吾更何求哉唯得其正易此而斃焉足矣於是舉扶而易之反於所卧之席未及安而曾子沒紫程子云人

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蓋人有身即當有以誠其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曾子之易簀與論語所記啓手啓足之語所謂死而後已者非與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此言人子居喪之容節也充充心形充屈也瞿瞿眼

目逮瞻之貌練小祥祥大祥也人子於親之始死哀
戚之至心志瞀亂袒踊無數若急行道極無所復去
充充然其有窮也既殯則聲容漸隅如有失焉瞿瞿
乎瞻視之靡常欲髣髴之而不可得也既葬則親歸
於土無所依託雖盡虞祔之禮未知來格與否皇皇
焉如有望而弗至也至於練則溯始喪之時有慨然
歎日月之若馳者至於大祥則際終喪之會有廓乎
覺情意之不舒者蓋子遭大故其深悲至痛與時罔

極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鄭氏以爲皆憂悼在心之

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

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此言兩國之變禮始於窮兵也邾人呼邾聲爲婁故

謂邾婁復招也升陘魯地婦人以纚韜髮有喪則去

纚而露紒謂之髽臺駘春秋傳作狐駘魯與邾接壤

而相爭以兵邾婁之以矢復也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魯婦人之髽而相弔也葢自敗於臺駘始也夫矢本
以爲射而非以爲復髽本以爲喪而非以爲弔以矢
以髽皆由於戰死者多耳記者溯變禮所由亦以見
殘民之禍欲好戰者重以爲戒也
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
毋扈扈爾葢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此言婦人爲舅姑喪服之宜也南宫縚孟僖子之子
南宫閱也姑謂夫之母笄簪也從從高貌扈扈廣貌

束髮曰總南宫縚之妻夫子凡之子也有姑之喪夫子教之曰禮姑之喪婦服期期之髽稍輕然有不可太高與太廣者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葢齊衰不杖期當以榛木為笄其長一尺以布加於髽上束其本末而垂其餘於後凡八寸此服髽與笄總之法也案禮為舅姑髽之高廣視斬衰而差吉笄尺二寸喪則殺二寸故長尺也斬衰總垂六寸齊則餘二寸故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此言獻子除喪之過乎人也禫祭名縣而不樂者大夫判縣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或曰比及也禮禫而樂作吉祭而復寢孟獻子當旣禫之日樂可作矣而不作御可入矣而不入行人之所不能行故夫子稱之曰獻子喪已外除而餘哀未忘以常情言之殆加於

人一等矣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以節制也獻子過於厚而聖人多之蓋以哀有餘者宜如是耳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類記孔子及有子除喪之事以明其異也組之文五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未忘乎哀也自是而十日則意漸舒故音曲調而笙歌成焉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絲與組皆服之吉者也乃有子

方祥即以絲爲屨之飾以組爲冠之纓變之爲已速矣孔疏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案有若似聖人宜不至失禮若是蓋疑辭記者或得於傳聞與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此論非禮而死者不合弔哭之事也畏謂畏懼不知所出而死者厭謂止危險之下被壓而死者溺謂不乘橋船入水而死者人之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守其身也世之不得其死者有三曰

畏曰厭曰溺皆非命之正故君子不弔也○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據此則不弔者三乃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之謂非必賤惡之而然也